



新四軍戰士阿善之死

錢善生(又名錢鑫)，對我來說是陌生的名字，而他的小名「阿善」，是自幼就聽熟了的。他是我的小叔。如果活到今天，是年近古稀的老者了，但他的模樣，永遠定格在十八歲--他犧牲的那一年：一九四五。這恰是我在故紙堆裏關注的年份。沒有想到，翻閱舊報，勾出了家族的悲傷故事。

國共「重慶談判」後不久，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，中共的《新華日報》刊登新四軍發言人聲明：抗戰勝利後，新四軍本應在江南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，但國民黨卻堅持從遼遠的後方運輸軍隊來受降。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紛爭，新四軍不能不滿懷痛苦，向幾百萬父老兄弟姊妹告別，撤到長江以北。發言人特別強調：希望在我軍撤退之後，國民黨政府和地方當局之間，能夠真正的做到：(一)保證我軍復員士兵、受傷人員和抗日軍人家屬的安全，並且給他們適當的關切；(二)保證我軍留下的機關的安全，和不能撤退的受傷人員的安全……我父親和他的弟弟阿善都是新四軍軍人。阿善是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領導幹部的警衛員。在一次和「頑軍」的戰鬥中，他腿部負傷，被俘虜。共產黨說的「頑軍」，就是國民黨軍。抗戰時期，國共軍隊同室操戈，摩擦不斷。阿善被俘後，國民黨醫好了他的傷，還想挽留他。他逃了出來。然而萬萬沒有想到，回到他熱愛的新四軍，他卻成為被懷疑和審查的對象。審查者一再責令他交代被俘經過和在國民黨軍隊裏的經歷。阿善苦悶，憂鬱，終於精神失常。

新四軍「北撤」前夕，他和哥哥告別。手足情深的哥哥走了，他作為傷病員，留在余姚縣家中。國民黨回來了，天已經變了，他還茫然不知，常跑到街上，高喊共產黨口號，大唱新四軍歌曲。這是非常危險的。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，國民黨以抓捕「奸匪」為名，搗毀了新四軍的後方醫院，將新四軍留守處負責人和醫務人員、傷病員全部逮捕投入監獄。恐怖的氣氛彌漫我老家的城鎮。阿善像一顆隨時可能爆炸的炸彈，讓鄰居提心吊膽。驚惶不安的長輩們將他鎖入黑屋，以免他衝出門去發生意外，惹來殺身之禍。但是更大的意外發生：他在屋裏死了。

他的死因對我一直是個謎。從前有一兩次，父親說起阿善，講到這裏總是哽咽而止。我隱約聽說，小叔是「從 上掉下來跌死的」。而我的祖母，阿善的母親，在生前則從未提起過這個她一生中最悲慘的事件。我所熟悉的故事是，我的祖母，這位當時四十五歲的中年女人，忍喪子之痛，拋家別夫，也開始了她的「北撤」---從浙江到江蘇、從江蘇到山東，千里迢迢，去追尋她的另一個兒子，我的父親。這是另一段辛酸的家史。

大概這就是中國人所說的「家破人亡」吧。在歷史的「大述」裏，你見不到。這是我們的一九四五。勝利了，和平與幸福卻沒有降臨。在政治勢力生死搏鬥的陰影下，有多少家庭，被轟然滾落的歷史巨石碾碎。這些「小述」，但願不被遺忘！

六十年後的今天，我想說，阿善，我親愛的叔叔，還有，所有在那個年代死於非命的人們，安息吧。